



惘然记

朱婧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惘然记

朱婧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惘然记/朱婧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6. 7

ISBN 7-80186-486-7

I. 惘... II. 朱...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9167 号

惘然记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30 千

印 张: 8.5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86-486-7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朱婧，1982年生，美丽优秀，阳光健康，既不叛逆也不媚俗。关于写作的心态，她说，“一直，也许也将一直都只是个普通女孩子，我愿意过白开水一样温润无波的生活”。





叶安然的故事版本里，父亲的包里有一顶璀璨的公主王冠。她戴上它，恰到好处。父亲的信里，这样写到：“有一天王子会到来，他会骑着白色的骏马，穿着戎装，气宇轩昂，从铺满金色落叶的悬铃木大道那头英俊不凡地到来。”



empty

责任编辑：刘莉娜

装帧设计：朱也设计

www.zhuye.com.cn

目 录

- 1 同生
- 17 青炎
- 29 理发师
- 49 不会过期的拖鞋
- 61 许阿姨的窗口
- 81 玛格丽特
- 101 猫咪森林
- 117 惘然记
- 129 倦意浓
- 145 小懒小懒花衣裳
- 161 高跟鞋 平底鞋
- 181 灰姑娘
- 201 我们在春天里永恒寂寞
- 215 暗夜忧伤
- 229 粉红色的故事





同生



有的女子靠自己吃饭,有的女子靠男人吃饭。说起来,都不易。不比做人家女儿的辰光好,桃红小袄也穿了,麻花小辫也扎了,油菜花地里,甜美地笑。

苏同和苏生是一对双生儿,父母当初给她们取名就取义同生的意思。

从长相到名字,被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姊妹,一起长大。童年的时光还是快活的,两人都成长成乖觉讨喜的小孩子,一点也没有辜负父母。

像所有的双胞胎遭遇的一样,一起被带出去时,总会有人围观,大人们总很有兴趣、不厌其烦地问同样的问题:姐妹俩,谁是



姐姐，谁是妹妹啊。

这对大眼睛，小尖脸，骨骼灵秀的姊妹，有早慧的灵气，天生的默契，她们装傻地姐姐站笔直点，妹妹再稍微依赖地往姐姐后面缩一缩；大人们眼睛灵活转动，得意地说出正确答案，然后虚荣心被满足地离去。这样的游戏，姐妹们早已经习惯。

苏同和苏生的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是医生，这样的家庭模式让姐妹俩接受了良好的早期教育和培养了良好的卫生习惯。而且，也是这样的父母组合，让姐妹俩的教育和医疗支出大大减轻，这也减轻了家庭养育一对孩子的压力。这对姐妹，比同时期许多普通人家的双生子过着要优越一些的生活的。比如，每周雷打不动的一次骨头汤，总是在周末的时候，汩汩地炖在小锅上。只可惜，大概是双生的缘故，胎里弱，这对姐妹一直没有见长，从幼儿园到后来的中学，总比同班的孩子娇小。但是，却喂出了她们雪白滑嫩的肌肤。

或者，是地方水土的缘故。姐妹们生长在传说中盛产美女的有着湿润气候的城市，她们也像这个城市的特产一样被打上标签，在这个城市众多风情万种的女子中间，她们不是最漂亮的，却是自有一派楚楚可爱的神气。

因了有两个孩子的缘故，妈妈总是计划着安排她们的生活，她们也习惯了这种安排，这让她们自小就养成一种朴素的作风，



生活规律。她们的衣服，自小就是妈妈带去给相熟的裁缝师傅做，格子衬衣从小学穿到读研，姐妹们从不抱怨。她们一看就是好人家的女儿，在人群中亲和力，讨人喜欢。

她们长在教师宿舍大院，后来，这宿舍大院被拆除了变成宿舍楼。姐妹们一家的生活，和这个城市的许多家庭一样，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而缓慢变迁。延生是和她们一起长大的伙伴，是爸爸学校校长的儿子；苏同和苏生都喊他“哥哥”。说起来，他和姐妹俩是青梅竹马地长大的，只是这青梅时光，他格外幸福一点，他有着那双花儿似的玩伴。

爸爸妈妈虽然对姐妹的交往管束也很严格，但姐妹俩和延生出去玩，他们却从来都是放行的。每次，延生上来姐妹家，爸爸妈妈总是喜笑眉开地迎他进来，再把三人送出门；回来，往往还有着糖水盛放在桌上等三个孩子喝。爸爸妈妈可能是出于大人惯有的小小势利，谁让延生是校长的儿子；或者，他们私心里也真喜欢延生，冀望着他成为他们的其中一个女婿。谁让延生生得活泼伶俐。只可惜，世事往往与人愿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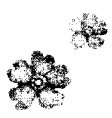
又是大人们热爱的无聊游戏。三人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每每被拦下来，问：“延生，延生，苏同和苏生，你比较喜欢谁？”延生没有一般那个年龄的男孩子常常有的粗暴和害臊，大声嚷嚷“都不喜欢”诸类，而是，扬起头，利落而明朗地说：“两个都喜欢，一样

喜欢。”

苏同和苏生，都听得低下头去，心里是一样的甘美。延生待她们都好，手心对手背的那种。春天的时候，他爬上树摘桑葚，姐妹俩拿着盆在下面兜；然后，他一定仔细地一颗颗数，把所有摘得的桑葚分成平均的两份，看着姐妹们开心地吃得嘴巴都紫掉了。他总看她们吃，自己却不吃，除非是摘到的恰好是奇数，没法平分，他才会小心翼翼地吃掉一颗。吃完，他还得监督姐妹俩把手、嘴巴洗干净，不要留下痕迹，以免给她们太过热爱卫生而无法忍受这样的野果的妈妈看到训斥。

苏生知道，延生，更喜欢的是自己。虽然出生的时间只相差两分钟，但长幼就定了。苏同是姐姐，苏生是妹妹，姐姐就要担姐姐的责任身份，妹妹就可以享妹妹的被宠被怜；苏生，是有些讨巧的。后来，家人也就随着苏同“妹妹”、“妹妹”叫得习惯了，外人听多了，也就随着叫苏生“妹妹”了。延生，喊苏同“苏同”，但却喊苏生“妹妹”，一种贴近就自然而然被喊出了；开始是无心，但很容易被种植成有意。

苏生心里明晰地知道，延生更喜欢的是自己。三人一起常常玩一种“过家家”游戏。其实主要是她们姐妹喜欢玩这种女孩子游戏，所以延生也就随了她们。三个人，扮三口之家，每次，爸爸自然让延生来演，姐妹俩轮流扮妈妈和小孩。苏生知道，轮着自



己扮妈妈的时候,延生更开心一点,更投入一点,连那一声“我下班回来啦”,都喊得那么抑扬顿挫。

苏生只是不知道,童年给延生最初懵懂幸福期待的她,后来也是伤他最深的人。他们的情谊,纠缠过大半少年和青年时光,未了,无疾而终;延生只是因为疲倦了,所以放弃了。那天,大家在屋子里,看苏生从美国寄回来的家庭录影带;苏生也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苏生和葛仁,抱着婴儿在镜头里盈盈地笑,延生的泪,忽然就滑下来了。说到底,情谊深长,抵不过一个女子的脚步,谁也不曾想到,那样娇小的姐妹俩,却都是远走他乡的命运,她们大概是用飞的吧。像精灵,要飞到自己的梦幻之地,才可停宿。

苏同和苏生,苏同更严肃点,要强点,大概和姐姐的定位不无关系;苏生则随和些,却又更敏感智慧些,关于男女的事情,比较姐姐懂得更早一些;这些多出的女性的天分让苏生的人生轨迹最终和姐姐偏离很远。

苏同和苏生,上了同一所小学,同一所中学,当然,这时和她们相伴的,还有延生。后来,姐妹们同进了这个城市的师范大学。延生高考没有考好,进了当地的教育学院。但是,他们三个的学校还是在同一个城市,在22岁的年龄之前,他们三个是一直一起的。大学后,苏生和延生的关系差不多很明朗了,两人俨然一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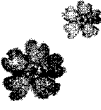


恋人,虽然三人常常一处行,明眼人都看出其中的微妙。苏生和延生,眼神里情谊的流转,更贴近一些的距离,默契的姿态,还有苏生脸上那些许难得的红晕。

后来,苏同会推脱自己有活动,不太和苏生一起了。延生就每个周末,骑自行车载苏生回家。小小的她,在车后座上,像只小猫咪一样,几乎感觉不到分量。风拂过他们的脸庞,划过他们的发,苏生纤细的手臂轻轻地拥抱着穿白色衬衣的延生的腰,延生的心里膨胀着幸福,一句话在心间一直温柔重复:苏生,我喜欢你。延生喜欢苏生。

苏同一个人乘坐 130 路回家。其实,回家,用骑车或者走比较方便,因为不远,而坐公交车其实绕路。可是,苏同爱坐公交车回去。她,不想骑车或走路时与延生和苏生碰上。她坐在乘客一直都不太多的 130 路上摇摇晃晃。目光在窗外,扫过安静的树木,喧闹的街道。有时,她会看见,延生骑车载着苏生。不相熟的人一定分不清,延生载的是苏生还是苏同。

闭上眼睛随着公交车的前行,风拂过她的脸。她有时在虚空中,手摆出微微前拥的姿态;坐在车后的女子,本也可以是自己,或者,就是自己呢。在这个世界,延生是载着苏生的,延生的爱情属于苏生;也许在另一个不知道的世界,延生是载着苏同的,延生的爱情是属于苏同的吧。苏同微笑,泪水就下来了。



若干年后,苏同的朋友小腹绞痛,苏同送她去医院,从医生那儿知道,是同学的卵巢中有一个遗留物,若扩散开来,卵巢就要被切除,所幸发现得早,只要取掉那个遗留物就好了。这个遗留物是未能发育成熟的胚胎。医生笑笑说,当年,她母亲怀的大概是双胞胎,只是另一个在胚胎时候就没有能发育起来,所以就遗留到她的卵巢中了。

这是她同学的姐妹或者兄弟留给她同学的最后纪念,虽然是那么一份巨大的危险。从怀孕开始,就并存着双胞胎早产和流产的概率远远超过单胞胎的,孕妇的心、肝、肾功能也会超负荷运转等危险,还有生产时候危急情况的二选一。苏同和苏生,从孕育的开始,就意味着同生又共同争夺生存权利的命运,好在,她们两个都是顽强的。她们都坚持到了看到这个世界,做了手足同胞的姐妹。

那时,苏同忽然释然了。妹妹毕竟活生生地存在了她的生命里,而没有作为一个冰冷的遗留品留在自己的身体里;这是自己的幸运,也是姐妹的缘分。

怪只怪,14岁那年的暑假,苏同苏生家人和延生的家人都参加学校组织的教师的暑假旅行去海南玩了。没有大人管,三人玩得太疯了。那天忽然遭遇暴雨,都淋得湿透了回到姐妹家。苏同换完衣服来到房间,看到延生正坐在床边用纸巾擦眼镜上的水,



她就去抽屉拿了眼镜布，坐到他身边，接过他手中的眼镜，帮他擦；屋子外电闪雷鸣，房间内，柔和的灯光下，一切温馨宁静。延生，忽然侧过来，在苏同的脸颊轻轻吻了下；时间停顿，世界都停止了运行，这一刻苏同的大脑一片空白，她只是急急地奔出房间，好似所有的血液都跑到了脸上，她脸上滚热，身体颤抖；这时，恰好苏生从卫生间出来，她说：“姐姐，你穿错我衣服了。我们去换一下吧。”她定了神，回复一贯的冷静，和苏生去换了衣服，重新进房间，她表现得那么宁和泰然，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也许，延生，也从来没有能知道过，他14岁那年，那个雷雨之夜的小房间里，他少年情定的最初的吻，是给了苏同，而不是苏生。

多年后，他未娶，苏同未嫁，而心结所在的苏生已经嫁去美国；长辈们有撮合他们的意思；他最初倒是有一些动摇，哪怕是为了他迷恋的人的脸庞，感情或许可以转移，幸福可能再续；可是，苏同坚定不移地拒绝，她甚至以远走他乡来表达某种决绝。他一直不能理解，不能知道为什么。苏同，只是早早拒绝成为替代的命运；苏同，只是不想，她一生最初的最纯粹的爱情被掺上杂质。如果，这是她在情感上，唯一的丰美的礼物。

大学毕业，延生很快去了延生父亲所在的学校当老师；对于延生重蹈父辈的道路，苏生是有着小小的微词的。娇小的苏生有着与娇小身体不同的广阔的心，她渴望的，是更大的世界，是别处

的城市。而儿时那个勇敢豪气的男孩延生，已经成长为一个温和本分踏实生活的男子。他的愿望不大，只想好好有一份工作，娶回苏生，好好有一个家，一个小孩。像父亲和母亲那样，平凡而幸福地过一辈子。

这一点上，他不太懂苏生。

那一年，苏同和苏生双双考上研究生，只是，这次不在同一所学校，甚至不在同一个城市；苏同北上，苏生南下。延生和苏生家人一起去送苏生的，只有延生买了站台票一直把苏生送上了车，临上车前，延生悄悄往苏生的兜里塞了自己第一月的工资，他摸了摸她清秀的小脸，说，照顾好自己，我一有时间就去看你。

可是，工作了的人，由不得自己。他每天辛苦地上班，现在的孩子越来越早熟，越来越难教，比之父亲那个时代不知道费力多少；单位的人际关系也复杂，许多人对他刚进来不久就当科目主任颇有微词，很认为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他必须做到很好，解除父亲和自己的压力。这半年，他生活得很真实。可是，不管多累，他从来不忘记，每天晚上，打电话给苏生。一开始，他知道苏生是期待他的电话的，苏生在那个陌生城市必定是寂寞的，只有每天等他的电话，才有个人可以叙说；他每每想到此就觉得心酸，但是终究是分不开身，就只能一笔笔钱，一份份礼物，寄去苏生身边安慰她。后来，苏生的话开始少，他只是想她大概学习太累了，只是